

超現實是否比現實更真實？對雷內·馬格利特 (René Magritte) 作品的思考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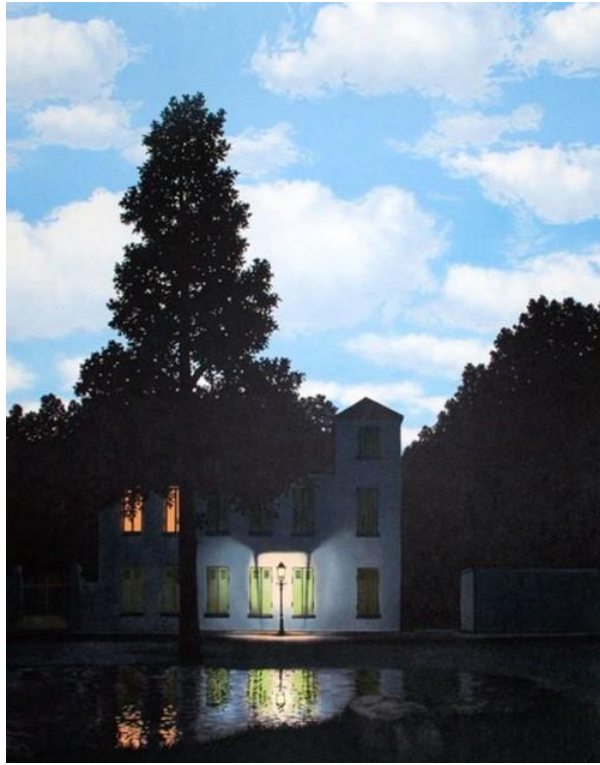
超現實是否不真實？

很久以前，我曾造訪德州休士頓的梅尼爾收藏館（The Menil Collection），最近我舊地重遊，再次獲得驚喜。這座美術館擁有極為豐富的藝術珍藏，且展品經常輪換，因此每次參觀都會有新的體驗。這次我非常幸運地欣賞到數幅雷內·馬格利特 (René Magritte) 的畫作，其中一幅特別引起我的注意，那是他於1963年繪畫的《望遠鏡》。這幅畫描繪一對窗戶，窗上呈現明亮的藍天白雲，但右側的窗扇半開，露出外面的黑暗世界。這種簡單卻震撼的矛盾，正體現出馬格利特藝術的核心：在尋常景象中隱藏深刻的哲學謎題。

雷內·馬格利特（René Magritte, 1898 – 1967）是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，但他的畫風與薩爾瓦多·達利（Salvador Dalí）或馬克斯·恩斯特（Max Ernst）那種夢幻般的變形和驚悚效果卻大相逕庭，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表現出冷靜、理性、含蓄的風格，他常以熟悉的事物建構畫面，例如煙斗、蘋果、帽子、窗戶、雲朵，但其組合方式卻是出人意表，促使觀者不得不懷疑所見是否真實。馬格利特的著名宣言「這不是一支煙斗」顯示出他終生關注的主題：影像如何扭曲或取代現實。

人們普遍把馬格利特歸類為超現實主義者，但若把「超現實」理解為「不真實」，那是誤導的。對他而言，超現實並非單純的幻想，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，超現實能揭示常識所看不見的真理。他試圖揭開可見世界背後的隱秘邏輯，也就是他所謂「平凡之中的神祕」。「不真實」的世界往往比日常世界更真實，因為它挑戰了我們感知中潛藏的假設。





《望遠鏡》：幻象與現實

《望遠鏡》屬於馬格利特後期的創作，此時他的技法更為精煉，思想也更內省。這幅畫雖名為「望遠鏡」，但畫中卻沒有望遠鏡，取而代之的是兩扇玻璃窗，反映著藍天白雲，右邊的窗半開，露出夜色。觀眾原本預期看到藍天的延續，卻面對一片黑暗。望遠鏡本是讓人觀測遙遠世界的工具，但馬格利特似乎在質疑這種「科學發現」的必要，或許我們能直接洞察真相。這幅畫彷彿在問：我們所見之外還有什麼？馬格利特揭露了外表的欺騙性：明亮的天空並非真實，而只是人造的影像。就像在人生中，我們常將美麗的表象誤認為真理。這幅畫是一則令人震撼的寓言，提醒我們人類如何製造假象。

在《望遠鏡》中，窗戶原意為通透，但在此卻成為遮蔽我們的障礙物，只呈現經過篩選的畫面。神經科學家唐納德·霍夫曼（Donald Hoffman）提出一個觀點：自然界塑造了人類的感知，使之如同電腦桌面的「使用者介面」，使用者介面隱藏現實的複雜真貌，只保留「有用」的資訊。馬格利特似乎也暗示：我們對世界的觀察永遠是選擇性和過濾性的。

畫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那片黑暗的空隙，它顛覆了期待，開啟多重詮釋。有人認為那代表「未知」，也有人視之為被幻象掩藏的真相。或者，黑暗並非絕望，而是思考的起點，當我們看穿外表時，反思便得以萌生。由此觀之，《望遠鏡》的黑暗成為哲學覺醒的象徵。

馬格利特的思考與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等二十世紀歐陸哲學不謀而合。現象學家胡塞爾（Edmund Husserl）與梅洛龐蒂（Maurice Merleau-Ponty）主張：感知建構了世界；存在主義者沙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與卡繆（Albert Camus）則指出，當幻象崩潰，人類面對虛無時，便必須自行創造意義。《望遠鏡》似乎再現這一刻，觀者期待延續，卻迎來空無；然而，這空無促使反思，逼使我們重新定義真理。

《光之統治》（The Dominion of Light）：反向的望遠鏡

若說《望遠鏡》揭露了光明背後的黑暗，那麼《光之統治》則正好相反。我很高興在梅尼爾收藏館也看到了此系列的一幅。這幅畫描繪一條夜晚的住宅街道，樹影與房屋被路燈照亮，而天空卻是白雲漂浮的藍天。馬格利特從1949年至1964年反覆以此主題創作，共留下十七幅油畫與十幅水彩。他曾寫道：「白晝與黑夜的並置，能帶給人驚奇與喜悅；我稱這種力量為詩。」

在《光之統治》中，白晝與黑夜同時存在於一幅畫裡，若《望遠鏡》揭去幻象以顯示黑暗，這裡則讓光與暗和諧共存。上方的藍天似乎是真實的，但下方的世界卻未能映照它，彷彿現實的倒影出錯，產生兩個互不相容卻同樣成立的真相。我們的思維本能地追求一致，若天空明亮，地面和水中倒影也該明亮。然而馬格利特卻拒絕這種邏輯，他把兩種互斥的光源並置，打破了「自然秩序」。原來我們所謂「自然」只是心智加諸世界的概念。《望遠鏡》揭穿了「統一」的幻象，《光之統治》則揭穿了「一致」的幻象。兩者都質問：人類的視覺真能掌握世界本相嗎？

在《光之統治》，光與暗不再對立。日與夜、理性與夢境、意識與潛意識同處一個畫面。這種包容的視野讓現實呈現為多層而詩意的結構。我覺得馬格利特的作品呼應了量子力學的世界觀：人類感官經驗屬於牛頓式的宏觀世界，但在微觀的量子層次，許多現象違反常識，然而兩個世界仍然同時成立。

馬格利特稱這種並置為「詩」，這不是文字的詩，而是視覺的詩。對他而言，詩意源自不可能的並存被轉化為可能的和諧。這種對立的統一讓人想起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（Heraclitus）的名言：「上行之路與下行之路乃同一路。」在存在主義的語境下，《光之統治》把矛盾的焦慮化為美感的平靜，暗示人生的對立不是錯誤，而是存在的本質。

超越詮釋：作者之死

有人或許會質疑：這些哲學解讀是否過度詮釋、為藝術家「代言」？然而，根據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的「作者已死」理論，作品的意義並不屬於創作者，而屬於讀者或觀者。作品一旦公開，便脫離作者的掌控，在無數詮釋中重生。這個觀點雖源自文學理論，卻完美適用於視覺藝術。馬格利特的畫作刻意保持曖昧，正是為了讓觀者自由解讀。其力量不在於藝術家的意圖是什麼，而在於觀者發現了什麼。

我認為，馬格利特的「超現實主義」並非逃避現實，而是揭示那隱藏於尋常世界中的不可見維度。他筆下的窗戶、天空與燈光都成為感知的隱喻，這提醒我們：真實與虛幻、可見與不可見，始終交纏共存。有時，最「超現實」的視野反而揭露了最深刻的現實。

專欄：有情無國界

2025年10月26日

[更多資訊](#)